

憶散陰椰

李詞僮著



憶 散 陰 椰

備 詞 李

行 發 社 書 者 作 海 上

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一月初版

每冊二角

有 著 作 權

著 者 李 詞 儒

發 行 所 上 海 四 馬 路
作 者 書 社

印 刷 所 上 海 蒲 石 路
蔚 文 印 刷 局

自序

這本集子包括散文（如果可以說是散文的話。）十五篇，叫做椰陰散憶。是我這次回國養病，息影滬濱，化了數月的時間寫成的。

很早就想寫一部關於南洋的政治經濟一類的書，但因人事業六，一直不能償我的夙願；現在因環境的更變，興趣的轉移，只能寫成這樣的東西，而且寫得這樣貧薄，自己也覺得很不愜意。

幹了十年的南洋華僑教育工作，同時也把自己教育了十年，對於長年如夏的椰子國，尤其是居留最久的檳榔嶼，事實上已經成為我的第二故鄉，無論一山一水，一草一木，一事一物，都和我有親切之感，難忘之契。現在雖然暫時離開了它，但已是懷抱着流放似的心情，悵悵不能自己。侯方域在四憶堂記裏說：「蓋人心誠有

所鬱則必思，思而不得所通，則必且反覆形諸言辭，發爲歌詠，情迫氣結，縱其所至，不循阡陌，即胸中時一念之，非不歷歷，及欲舉而告之人，固已纏綿沉痛，十且亂其七八矣。」這一段話恰好借來說明我這些文字的產生的原因和經過。

當我命筆的時候，是「憶」到便「寫」，「憶」的事端既極其散漫，「寫」的筆調也很不一致，正如所謂「情迫氣結，縱其所至，不循阡陌。」還有許多事情沒有被我「憶」到，即「憶」到也不能「寫」出來，因爲那是我的印象最深刻同時也是最縹緲的，又如所謂「即胸中時一念之，非不歷歷，及欲舉而告之人，固已纏綿沉痛，十且亂其七八矣。」

侯方域又云：「詩三百篇，昔人發憤之所作也。余自念才弱不能憤，聊以憶焉云爾。」以侯子之才，尙自稱能「憶」不能「憤」，我既不是詩人，而天賦薄弱，又不及侯子遠甚，那麼我的所謂「憶」，已是有點僭妄，更談不到所謂「憤」了！

廿六年八月李詞儲在上海。

目次

序		
摘椰子		一
橡園		七
椰花酒間		一三
珠子拖鞋		一八
番標		二四
咖啡		三〇
冲涼		三五
大伯公誕		四〇

鱷魚	四七
紗籠	五三
蛇廟	五七
湖光之憶	六四
愛國捐	六七
歸	七三
榴槤	八六

摘椰子

有一個時期，我寓居的房屋，是住在一個冷僻的椰子園裏。園地是荒蕪的。籬笆許久不修了，那些被命定似的成行排列着的翠竹和梔子花，都不安分地抬起頭來，離披的枝葉四散伸展着，有如一隊未經訓練的新兵那麼參差不齊的圍立着。

園子裏種着的自然多數是椰子樹，也有些少熱帶的菓子樹，榴槤、山竺、人心果、紅毛丹、香蕉……，錯錯落落夾植在椰子樹的隙縫間，像小戶人家插居於望門世族的鄉黨裏一樣。屋後一帶的地面上，長滿了高可沒脛的雜草，綿芊芊的葉堆裏抽着金釵似的花莖。你如果打上面經過，那生着芒刺的種子，便會偷偷地黏附在你的褲管；你一個不留心，瓜蔓似地爬行着的含羞草，更會收縮柔嫩的枝葉，讓抵抗侵略的硬刺來割破你的腳踝，叫你再也不敢隨便踐踏它。可是憑那貪圖近過的過

路人，連同放牛的牧童們經年累月的足跡，居然也填出幾條白色巨蟒似的路徑，橫橫直直地展布在草叢裏。

椰子樹老了，許多年前曾爲主人們拼命的生產，掙得巨量的利潤的椰子樹，顯得一株株更老了。相同鳳尾的葉柄，像撐傘般的叢集在直挺挺的樹梢頭，半黃半青的如犯貧血症者的臉相，已不再是綠油油碧氤氳的氣象了。

是菓樹蔓草的分肥呢？還是土質的變瘦呢？

千顆椰子值不到二元叻幣的市價，園主顯然是無利可圖了，那有雇用工人的餘裕！打打算盤，還是乾乾脆脆一年爲期，以相當的代價出賃給贖園人去吧。贖園人也只是打量着椰子樹上纍纍的果實，想從那上面撈回血本，那管鋤草、「燒巴」（掃集枯枝落葉燒灰作肥料。）都沒人料理，橫豎園地也不是自家的。

椰子樹就這麼地垂垂老了！灰褐色的樹幹，瀰着龜甲的皺紋。飛龍日夜在上面梭巡着，有時展開彩色的膜翅，流星一般地從這一株樹幹飛撲到那一株樹幹去；風

聲吹動樹葉，時有驚慌了的外表醜惡的四腳蛇，繚繚絆絆地由樹頭爬到樹杪；白螞蟻在樹根畔築起一堆堆的泥壘，使浮起地面密密叢叢集合着的樹根，構成了一個個彗星形的樹頭，看去像經過一陣狂風使會完全傾圮似的。

苦熬了賤園人，只是天天急切的盼望着，從椰花出簾的時候，一直等到結集在樹梢頭的椰子長得人頭般大，整整過了兩個月的時光，纔能夠摘一次。

這天，好容易兩個月到了，照例賤園人來了。接着又來了幾個粗壯結實的吉寧工人，他們是被雇來摘椰子的，摘椰子要爬到五六丈高的椰樹梢頭去，是一樁險艱的工作，是別種人所不敢幹也不願幹的，因此便成了他們恃以謀生的殊技。

我看他們全是黑條條（不是赤條條）的裸着那皮膚塗油黝光可鑒的身體，只有一條遮羞的布，由恥骨繫過肛門，布的兩端緊緊地拴在束住腰間的繩子上；屁股的頂端，縛在繩子的，還有一塊半月形的小木板；通過木板的扁小的孔倒搭着一把亮閃閃的鐮刀，活像黑老猿長着一根尾巴。他們大家啦哩啦咧地不知在談論些什麼；

有的還悠閑的嚼着檳榔莖葉，地上啐滿了一斑斑紅色的唾液。一會兒纔各自爬樹去了。

只見他們一個個用兩隻手抱着樹幹，兩隻足蹠上套着一個橢圓形的籐圈，向左右張開，用足尖緊貼樹幹的兩旁，便牢牢的站住了。於是他們像猴子一樣地前肢攀升一段，後肢便緊跟上去，不一刻工夫，都已爬上巍巍然的椰子樹巔了。有的左手拉住椰葉甲，右手拔起鐮刀，呼嘯一聲，警告如有站在樹下的人們跑開，接着便有一些先被劈斷的枯乾或不枯乾的鳳尾甲，潑刺潑刺的飄墜下來，接着又如刀起頭落的一顆顆的椰子，隨着地心的吸力，乒乒乓乓……的發出連珠砲似的聲響，若是成串的椰子，便如炸彈落地，一聲轟隆，又各自分散噴射開去。有的人索性手也不拉，只趁勢挪動堅韌得像猴子的臀疣一樣的屁股，騎坐在硬朗的鳳尾甲上，才慢慢地實施他的工作。

我常常暗自替他們擔心，倘使一個不經意，踏空了一腳，或不幸因攀着坐着的

鳳尾甲忽然折斷了，倒栽趺了下來，不是要肝腦塗地嗎？這種行當，無異與鬼爭食！然而他們爲着生活的逼迫，不得不樂意的幹，而且個個幹得很熟習很自然。世間在死亡線上掙扎求生的人正多，又何止他們呢！

「摘椰子的工錢是分株計算的。一角洋錢要摘四株，先前卻是摘了一株就有一角錢可賺，差得遠哩！他們幾個人是通力合作的，輪流着把滿園子裏的椰子樹都摘完了，總共工錢多少，纔照數攤分。」有一次賄園人對我這麼說着。

這辦法很好，省得大家因私心而爭奪生意。也不會誰佔誰的便宜。他們大夥兒工作着，這一個剛從這一株椰子樹落下來，那一個又從那一株椰子樹爬上去，從不會見過有一個偷懶的。

賄園人也忙着檢拾拋散在園地上的七零八落的椰子，他雙手拿着一根鶴嘴形的鐵錘，向青綠色或赤褐色的椰子的外皮鑿進去，椰子便嵌在鐵錘的尖端，提起來輕輕一揚，椰子又被丟到疊疊着的椰子堆去了。他手不停揮的這麼一顆一顆的搬運

着，園地上就有十幾個墳起的椰子堆。

吉寧工人陸陸續續地從樹上落下來了。有許多住在鄰近的黑色姑娘和櫻色婦人，都爭先恐後的跑到園子裏來拖曳枯乾了的椰葉甲和「椰船」，（一種椰籐形似船。）回去當燒飯的燃料。有個興致好的吉寧工人，替一個黑色女人拾起一些乾椰葉甲，用鐮刀刨去兩旁的羽狀葉片，剩下光挺挺的骨幹，繫做一把交給她，還說了幾句似乎俏皮的話來調侃她尋開心，也許她就是他的妻子或愛人吧！

等到吉寧工人都回去了，園門口早已停了一架牛車。野孩子們在龐大而鑲着鐵圈的木輪邊和硬木做的車杠下滾進滾出，做着無意識的遊戲；兩頭牛並排立着，頸上架着車輓，閒適地甩着尾巴，隨意的便溺着。這車兒不用說便是預備裝載椰子到市上的。

自從離開了椰子園，已很難有重訪故居的機緣！如今聽說不僅賤園人更換了幾個，連園地也已易主了。

橡 園

馬來半島是世界著名的橡皮出產區。

陰翳叢鬱的橡樹園，由平原延展到高岡，由高岡延展到平原，延展着，延展着，一直到遠處的天邊。

無邊無際的橡樹園，不知犧牲了幾許生命，耗費了幾多人力，才從榛榛莽莽瘴毒瀰漫的荒地開闢出來的。

現在無論大園坵，小園坵，老園，新園，人們都可以看到行行列列整整齊齊的橡樹，但人們卻沒有注意到牠們是無數汗血和力氣的結晶。

橡樹園的主人的名字，人們倒是記得清清楚楚的：這是××「端安」（馬來人對於英國人和紳士階級的尊稱。）的，那是××「頭家」（華僑對於資本家的通

稱。的，……他們都是一些擁有金錢者的上流人，他們靠着橡樹園的供養而有汽車，有洋房，有嬌妻美妾，有豪華奢靡的生活。

由於慾望的誘惑和窮困的驅策，使成千成萬來自印度的麻打拉斯，和來自中國的廈門汕頭及香港各地的工人，潮水似的湧入橡樹園裏，他們以賤價拍賣的勞動，勉強也能維持刻苦淡泊的生活。

這樣，便造成了馬來亞的繁榮。

在豪密延表，綠陰如帳的橡林下，畦畝連絡，恣目無窮。時有橫然的溪流，鑄籬而出，也常有一兩個赤膊跳足的馬來人，在那裏拾枯枝，檢橡子。在這麼靜謐的境地裏，誰也想不出曾經有一般爲生活而苦鬥的人們，朝朝在緊張的工作着。

天尚未亮，那些割橡膠的工人，揉着惺忪的睡眼，爬起床來，沖了早涼，胡亂預備一些乾糧，并帶着割膠刀，亞鉛桶等必要的工具，頭上頂着乾電池製成的小

燈，成羣結隊的趕到橡樹園裏。

工作開始了。大家便散處在各人分內應做的地點，持起割膠刀，躬下腰背，在離地許的橡樹桿端的外皮輕輕地劃着，潔白的乳漿便隨着劃開的一條斜線，滲滲地流下來，通過斜插在劃痕下面的一枝半規形的薄鐵片，注入早就安置在圓鉛線套裏的釉瓷甌。那樟樣兒正像一個男小孩被強迫着撒溺在碗裏去做藥用似的，點點滴滴地很不爽利的淌着淌着。

工人們各各要在天明之前，把分內應做的工作趕完，照樣在一株一株的橡樹上割着樹膠，一剎那也莫延遲地，生怕稍一留停，太陽出來了，收不到多量的膠汁，會受到工頭的惡毒的咒罵。有的技術不熟練的工人，偶然不小心，下手太重，割傷了橡樹的內皮，一經察覺，即難免要受到扣薪的處罰，甚至有因此而被「吊刀」的。

（橡園辭退工人叫吊刀）的。

一個人要一口氣割完了幾十株幾百株的橡樹，彎着背脊站了好幾個鐘頭，不用

說腰骨是痠痛得快要折斷了。割好了樹膠，還要回頭來收取膠汁，一甌一甌地倒在亞鉛桶裏。這樣工作才算稍稍告一段落。

但還有機坊和薰房裏的工作，如把收攏來的膠汁，混和着樹膠醋去拌勻，使它慢慢地凝固起來。接着還要印膠模，輾膠片，薰膠片，……

橡樹園裏的工人，真是一天忙到晚的啊！

每年幾十萬噸的橡皮，由馬來亞源源出口，佔世界橡皮產額的首位，形成了經濟的原動力，橡皮價好，馬來亞果然是世外的桃源，人間的樂土。反之，就不堪設想了。

一般橡皮收買商，由橡樹園一磅一磅零零碎碎地收買了來，再經過樹膠廠而整担整噸的流入歐美各大橡皮經紀公司去。每日在新嘉坡檳榔嶼接到的由倫敦紐約發出的電報，報告橡皮價格的漲落，就在這報告聲中，滲雜着許多人的歡笑和啼哭在